蜀山劍俠傳/138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蜀山劍俠傳

◀上一回

第一三八回　驚獸陣 絕澗渡孤藤　採山糧 深林逢惡道

下一回▶

二人身纔立定，猛想起那怪獸一縱躍就好幾丈高下，這樹雖高，有何用處？剛想另覓逃藏之處，那爲首的一小羣，約有百十來個，已經奔到那七個死獸面前，相去咫尺，下去必無幸理。四面觀望，俱無出路。祇得各持兵刃，仗着樹身枝幹掩護，與它來一個殺一個，拼到哪裏是哪裏。正定睛往下看時，那獸羣爲首的百十個奔到死獸面前，忽然不往前進，紛紛圍着那死獸轉將開來。前面的不進，後面的卻仍是往前奔逐，互相擠撞。祇望見前後數里方圓一片灰黑，在掀天灰塵影裏起落波動，比初見時彷彿要多出好幾倍，哪裏估得出多少數量。漸漸後面的一大羣，將與前面那一羣挨擠上時，纔看出小羣當中，有兩個竟比適纔殺死的那幾個最大的還要大出一倍，圍着死獸轉了兩圈，猛地狂吼了兩聲。這兩個大的，想是那萬千獸羣的主腦，它這一吼，所有怪獸全都驚天價吼嘯起來。這次乃是物傷其類，志在尋仇的同情怒吼，不比適纔乍見生人的尋常嘯聲。再加上空谷迴音一震，直似萬千迅雷同時爆發，石破天驚，山崩海嘯，祇震得二人雙耳都聾。吼聲過處，那兩個大獸倏地鶴立雞羣般將頭昂起，朝二人存身的大樹上面看了一看。猛又怒吼一聲，兩腿一揚，便要縱將過來。緊隨大的身後那百十個，也都跟着將頭昂起，作出前縱的勢子，眼看就要一同撲來。

這時二人處境之險，真是間不容髮。那些怪獸如是一個一個零零落落撲來，還可手起劍刺刀斫，來一個殺一個。雖然來數太多，後面望不見前面，祇知拼命向前，不會殺一懲

百，使其知難而退，到底比較容易應付。這一二百個同時往樹上縱撲，後面成千累萬也必相次發動。休道那一株大樹，再有幾十株，也必被它們衝倒。覆木之下，焉有完人？在這萬分危急之中，雲從猛一眼看到離身兩丈以外，並排立着兩株大樹，枝椏相接，僅祇數尺。就在那千百怪獸將縱未縱之際，用手一拉風子，先自將足在樹幹上一墊勁，單手鉤着對面樹枝，趁那悠盪之勢，一翻身便到了鄰樹上面，隱身密葉之中。風子也將刀鐧並在一手，隨着縱到。剛得站穩，便見下面百十條黑影帶起一陣風聲，嗖嗖嗖比箭還急，直朝適纔存身的樹上撲去。

接着便聽喀嚓連聲，一株參天古樹，登時乾斷枝折，上半截樹身直從半空中倒將下來。羣獸咆哮踐踏之聲，響成一片。看神氣，那些怪獸全聽那爲首大獸號令，好似又喫了數目太多的虧，互相擠撞咆哮。雲從、風子縱逃到別的樹上，並未被它們瞧見，祇顧在那斷樹枝葉裏吼嘯踐踏。祇聽枝葉紛斷與獸蹄之聲，亂成一片。頃刻之間，殘枝寸折，碎葉如粉，一大株古樹竟被它們踏成個扁平堆子。二人方幸未爲所見，假使人在下面，焉有生理？忽聽那大的一個不住在殘枝碎葉中低頭聞嗅，似在尋覓仇人蹤跡。二人隱身密葉叢中，眼看羣獸繞樹遊行，嚇得哪敢出聲。

偏那樹梢有許多枝幹年久枯朽，恰巧被風子踹在上面，雖有要斷的聲音，已爲獸嘯所隱。等到風子覺着腳底一軟，連忙移向別處時，腳底一根三尺多長的枯乾已被踏折，落了下去。無巧不巧，正打在樹底下一個怪獸的頭上。那獸一驚，立時怪吼一聲，仰起頭來，隨着上面枝顫葉動處，把二人看了個逼真，接着連聲怪吼。下面羣獸一齊回身，昂頭往上注視。二人除存身之處外，更無別的地方可以藏躲。下面更是黑壓壓一大片，全被羣獸擠滿，連立足之處都沒有。剛暗道一聲：「我命休矣！」又聽下面羣獸一齊悲鳴，聲音與適纔所聞不同。方以爲就要作勢撲來，除死方休，忽見這處羣獸背上有兩道金線，比電還疾，轉瞬便到面前。所經之處，羣獸大亂，恍如黑浪翻滾。那兩道金線飛到面前，就在羣獸背上，往二人存身的大樹上飛到。耳中又聽一聲慘叫，好些團黑影憑空從樹幹近處墜落下去，百忙中也沒看清一隻。各持兵刃，正準備着困獸之鬥，去敵那兩條黃影時，猛聽有人呼喚「少老爺」之聲。雖然下面羣獸喧囂，沒有聽真，雲從已覺出那人聲音非常耳熟。風子眼尖膽大，早看清來的兩條黃影是兩個似人非人的怪物。有一條背上揹着一個身圍虎皮的赤身少年，與昨晚二人所說一樣，兩手亂擺，口中直喊少老爺。同時下面爲首百十個怪獸又紛紛往樹上縱來。在這絕危奇險中，來勢又異常迅速，哪還分得出敵友？

風子祇聽到耳邊一陣撲嗒之聲，眼前一花，那揹人的怪物長臂分處，近身枝幹全如摧枯

拉朽，紛紛斷落，喊聲：「不好！」正要一鋼當頭打去，不料怪物兩隻腳爪業已抓緊樹身，兩條手臂又長又快，祇一伸手，將風子的鐵鋼接住。風子覺着力猛非常，身站樹杈用不得力，百忙中左手抓樹，右手用盡平生之力往回便奪。兩下里方一較勁，那怪獸背上少年一面學着怪獸嘯聲，一面直喊：「少老爺！是自己人！」這時下面羣獸奔騰悲嘯之聲，已震得山搖地動，哪還聽得出人的說話。雲從手持寶劍，見羣獸未退，怪物又來，原也準備冒死一拼。及見兩條黃影剛一飛近樹前，看出身形，內中一條忽然翻身退下；另一條背上揹着一人，彷彿面熟，仍是如飛撲來。正要仗劍上前，與風子合力迎敵，猛一眼看到獸背上那人口裏亂叫，雙手亂擺。定睛一看，正是以前誤走絕緣嶺，在荒山黑夜之中走失的自幼貼身書童小三兒，不由又驚又喜。連喊風子住手，俱未聽見。祇得越過枝去，在風子耳邊大聲急呼道：「這怪物背上揹的是自己人，想必沒有惡意。」風子剛把話聽出一些，勁略一鬆，對面怪物好似有了知覺，竟然舒爪將劍撥開，長嘯一聲，往樹上縱去。雲從見那怪物回身時節，背上卻是蒼色，長着一縷極長金髮。猛想起先前誤走荒山，走失小三兒，第二日所遇那蒼背金髮、行走疾如飄風、似猿非猿之物。既和小三兒一起，當然是友非敵。適纔這兩條黃影初飛來時，曾見獸羣大亂，飛到樹前，正值爲首百十個怪獸縱起，被內中一個長臂揮處，紛紛墜落，能救自己與風子出險也未可知。

這時小三兒已從怪物背上縱到樹枝上，與雲從相見。主僕都有一肚子話想說，無奈獸嘯喧天，一句也聽不出。急得小三兒用手往下連指。雲從、風子同往下面看時，因爲這兩個怪物從獸羣後面飛來，爲首的怪獸尚無知覺，正待縱起尋仇，被內中一個趕到，一陣亂抓，連死了好幾個。這纔知道來了剋星，嚇得那已縱起的四肢無力，跌了下去。未縱起的，剛一看見，便自齊聲悲叫，拼命逃竄。偏偏獸羣太多，路被自己阻塞，急切間哪裏逃走得了。祇見數十丈灰塵影裏，萬頭攢動，互相踐踏擠撞，亂作一堆。前面獸羣不知道逃，後面的又被怪物嚇得往羣中亂鑽。這些獸羣越擁擠，那兩個蒼背金髮的怪物好似越着急。猛地將身同時縱起，就在萬千獸羣頭頂上往來奔馳。長臂一起，便一爪抓起一個，擲出數十丈遠去。所到之處，團團黑影，滿空飛舞，恍如千頃黑浪中閃出兩條金線。那些怪獸原極合羣，祇管悲鳴跳躍，兀自不會尋路逃遁。

那兩個蒼背金髮的怪物在獸羣中飛躍了一陣，忽又聚在一處，略一交頭接耳。內中一個便往最前面奔去，轉眼祇剩了一點黃星閃動，半晌沒有迴轉。另一個卻飛了回來，縱到樹杈上，朝小三兒連聲高叫，長臂爪亂揮亂比。小三兒便用手示意，拉了雲從、風子一把，先往樹下縱去。被那怪物一把抱定，放在地上，一同舉臂，向上連招。雲從、風子見那些怪獸見了它，個個膽落魂驚，知無差錯。萬千獸羣仍還未退，除了依它，更無善

策。便一同縱下，由小三兒同那怪物在前引路，往山上面便走。

這時雲霧已開，斜陽猶存餘照。下面雖是塵沙彌漫，吼嘯震天。山上面卻是山容如繡，凝紫縈青，秀草蒙茸，因風搖曳，甚是莊嚴幽麗。那怪物走了一截，又將小三兒抱起，神態親密非常。不時回首觀望，見二人走得不慢，嘻着一張血也似紅的闊口，好似歡喜。走有二里多路，雲從、風子偶一回首，往下一望，後面獸羣仍在擠撞悲鳴，豕突狼竄，祇最前面金星跳動處，獸羣似有前移模樣。正在觀看，忽聽小三兒大聲呼喚，連忙跟了過去。那引路的怪物已走入一個巨石縫中。那石縫高可過人，寬有數尺，外有叢莽遮蔽，不到近前不易發現。二人隨了進去一看，裏面甚是坎坷幽暗，幸有劍光照路，還可辨認。曲折行了有三丈多遠，忽見天光。出去一看，兩面俱是懸崖，相隔約有四五丈。兩崖高下相差也有數丈，下臨絕壑。除此無路可通，不知怪物引到此地是何用意。剛開口想問，小三兒已拉了怪物，含淚過來，跪在地上。雲從連忙喚起，又命給風子見了常禮，然後細談經過。

小三兒指着那怪物道：「這是小的妻子，雖是異類，已經通靈，能知人語。它母親更是在仙人門下，本領高強。那些野獸原是野生的驢馬與熊交合而生，日久年深，越來越多，人遇上便難活命。往往過起來兩三天過不完。這塊盆地從無人迹，本是這些野獸的巢穴。既有引路的山人，不知怎會到此？昨晚小的夫妻原想與少老爺相見，朝家中帶個口信。因爲它母親的主人從卦象上看出，說它母女這兩日內不能與生人相見，所以昨日跟在身後，祇晚間等到少老爺睡時，來望了望。少老爺想是抄這野騾嶺近路往四川去。這條路雖是險些，原也有貪利藥材商人走過。應該從那樹林中，不走那小坡，往南繞走，斜穿過去，照樣有一個與這裏大同小異的山脊，較這裏遠些，蛇蟲也多，卻比較平安。那兩個山人不在，小的尋了一路也沒見他們回去，想必已被野獸踏死。這事都是小的不好。昨晚見罷少老爺，本還想當時隨在身後護送，便不會受此一場驚恐。偏因小的妻子正該今日服用換形丹藥，被小的遺忘家內。又因主人有兩個山人引路，不會遇上獸羣，祇得回去。今日服藥之後，小的總不放心，便同它母女兩個跟蹤尋找，雖尋了幾條路，俱未遇上。以爲錯走迴路，又往回趕，連兩個山人俱無蹤影。還是小的岳母斷定是誤入獸穴，將小的提醒。它母女雙眼俱能看出一二十里的人物動作，一到便見獸羣往樹上縱撲。這東西鐵蹄之內，暗藏極短的鉤爪，非常鋒利。大的縱起來，可縱到十丈來高。它母女見樹已被撲倒一株，在那裏踐踏，便恐少老爺受害。不想未曾受傷，真是萬幸。現在山下面的路全被野獸遮斷，這石縫內又住不得人，除了由小的妻子揹着跳往對崖，便須等到小的岳母將獸羣轟開，纔能覓地安睡了。」

言還未了，那怪物又朝小三兒連比帶叫。小三兒又對雲從說道：「小的妻子說，它母親的主人雖說這兩日內不能見生人，照說的時候算起，這時恰好過去。日前它母親奉命採藥，曾見前途還有毒蟲，恐少老爺又去遇上，情願相隨護送，到了地頭，再行分手。」雲從聞言，心中大喜。風子自出生以來，除笑和尚外，從無人敵過自己的神力，適纔鐵鋼差點被它奪去，甚是心驚。這時細看它生得面貌猙獰，通體黃毛，蒼背金髮，形狀與二山人所說完全不差。小三兒又生得那般文秀，兩個卻是夫妻，本已好笑。暗想：「這東西兩臂比身子還長，似猴子又不似猴子，也不知是個甚麼獸類？」心中好奇，便低聲叫雲從去問小三兒。誰知怪物耳聰已極，忽然對着小三兒，指着風子連叫幾聲。雲從因小三兒說它能通人語，恐它不快，正暗怪風子莽撞，用目示意，小三兒已經說道：「小的妻子說，商老爺意思，想問小的妻子出身，叫小的代它搭話。它名叫長臂金猱，乃是專食百獸腦髓的神獸。它母親生下它時，有一天捉了數十隻虎豹，正要裂腦而食，忽遇它主人守缺大師走來，嫌它殘忍，當時要用飛劍將它斬首。它母親修煉多年，已有靈性，伏地哀鳴，再三苦求。大師念它修煉不易，食獸乃是秉着上天以惡制惡的天性，便將它收在門下，採藥守洞。小的妻子因同類極少，沒有配偶。正值小的那日隨少老爺到成都去，誤入深山，半夜口渴生病。老爺去尋水時，忽然來了一隻野狗，將小的撲倒要喫。彼時小的已經嚇死過去，猛覺身子似被甚麼東西夾走在天上飛行一般。天亮之後，纔得醒轉，身在洞內，病已漸好，旁邊正立着它母女兩個。先是嚇得要死；後來見它拿果子來餵，並無惡意，又疑它是山神。便跪下向它苦求，請它指引出山，與少老爺相見。它母女竟通人言，互相商量了一陣，小的岳母便拿着小的一件外衣，一提籃果子，跑出洞去。第三天病好，便成了夫婦。日子一多，又由它母女領去見了守缺大師，纔知小的被野狗撲倒時，被它救回洞去，又向大師求了靈丹，纔得活命。那提籃本是小的妻子以前在山中拾的，因恐少老爺山行缺糧，裝了果子送去。又因少老爺有一口仙人寶劍，人獸不通，恐起誤會，不敢現身。祇得先用小的血衣故意給少老爺看見，每日暗隨身後，往提籃內添裝果子，直護送到絕緣嶺盡頭，纔行迴轉。大師又說，他的劍術祇爲防身煉魔之用，所參乃是上乘佛法。小的根基不深，不配做他徒弟，僅僅傳了一點輕身練氣之法，以備居山不爲寒暑所侵，遊行輕便。後來小的岳母又苦求了幾次，大師說小的另有機緣，時猶未到，總是不肯收留。此山原與昔日少老爺迷路的荒山相通，它母女便在這野騾嶺的北山頂山洞中居住。小的在此日久，便能知它母女語言，祇不大說得出，倒也慣了，祇時時想着少老爺。昨早小的妻子說，從山頂上遠望，有漢人經過。先並沒想到少老爺會打此經過，本想託人捎個平安口信。偏偏我岳母回來說，前晚它主人說，這兩日如見生人，雖不致送命，它母女必有兇險，恐小的夫妻不知誤犯。回洞送信，路遇四人，竟有少老爺在內。小的執意要見一面，它母女把大師的話奉如天神，一定不允。小的無法，祇得商量暗中先在遠處見上兩面，過了兩天的期限，再行相見說話，於是便遠遠隨在少

老爺身後。走到晚間，少老爺入洞安睡，小的忽然執意要入洞一看，祇不說話。小的妻子強不過我，祇得揹了小的入內，見少老爺已經睡着，又歡喜，又傷心，幾乎哭了出來。當時沒有喚醒，因小的妻子今日要服大師賜的換形丹藥，祇得回去。出洞時，岳母趕來，還說小的不聽大師言語，早晚必要出事。經小的夫妻再三分說，沒有和少老爺對面談話，纔息了怒。今日恐小的又蹈前轍，寸步不離。直到午後好一會兒，算計時限將滿，纔準跟蹤前來。偏又找了好幾條路，都找不着，幾乎誤了大事。如今它母女守了大師的教訓，已不喫血肉，終年採異果爲食，也不妄殺生靈。不然今天那些野獸不知要死多少呢。」雲從、風子聞言，因那長臂金猱能通人語，便一齊向它稱謝。那金猱竟似懂得客套，做出遜謝神氣。

這一席話罷，天已黃昏月上。三人一獸在岩石上坐定，望見對崖藤蔓陰陰，月光照在上面都成碧色，頗有野趣。久等老猱不來，因山高氣冷，正與小三兒商量宿處，忽然一陣山風吹來，頓覺衣薄身寒，有些難耐。猛想起行囊食物俱在山人身上，適纔說到兩個山人，因急於想聽小三兒涉險經過，未顧得談，便和小三兒說了。小三兒聞言，忙叫他妻子長臂金猱快去找尋。言還未了，他妻子倏地起身，往來時石縫外面縱去。風子恐傷那二人性命，忙着跑出，在它身後直喊：「這事不怪他們，祇將行囊取來，莫要弄死他們。」月光之下，一條金影疾如星飛，已往山頂上穿去，晃眼不知去向。再往山下面一看，祇見萬頭攢動，煙塵瀰漫，吼嘯之聲仍自未減。估量野獸太多，退完還得些時，便回身與雲從說了。小三兒道：「少老爺不愁沒有宿處，少時小的妻子回來，如野獸仍未退盡，可由它和小的岳母將少老爺與商老爺揹起，由獸背上行走，回到小的山洞中住上一夜，明早再由它母女揹着護送出山便了。」風子插口道：「我看你走起路來也是它揹，它母子既揹了我們，你豈不是落了空？」小三兒道：「小的不過比它母女走得慢些，急於想見少老爺，纔叫它揹的，並非不能行走。不過從獸背上過，可由它抱一個揹一個也就是了。」

風子聞言，哈哈大笑說：「我大哥常和我提你，說你聰明忠心，可惜在荒山之內，連屍骨都找不到，祇給你留了一個衣墳。誰想你不但沒死，反娶了個好婆娘，一身本領，連你出門，不論走多遠多險的路，都用不着發愁，這有多好！不過我弟兄都是快出家的人，論甚主僕？你祇管小的小的，聽起來連我弟兄都變俗了，乾脆我們一齊弟兄相稱多好。」小三兒聞言，哪裏敢應，口中遜謝不已。雲從因聽慣了的，先不覺得，一聞風子之言，也說：「改了爲是，何況又有救命之恩。就是太老爺知道，也絕不會見怪的。」小三兒總是不敢。後來風子發急，雲從也一再勸說，纔免去許多卑下之稱。

三人正在爭論，長臂金猱母女忽然同時到來，手中提着二人的包裹。一問可曾傷害兩個山人？小三兒問了他妻子幾句，代答說兩個山人想是由雲霧中冒險往上，打算越過山脊奔逃。那揹行囊的一個失足墜落在山那邊石筍上面，穿胸而死。另一個不知怎的，被一條潛伏的山蛇纏住，正在掙命，被小三兒妻子趕到，將蛇弄死，救了下來，已經毒發身死，祇把行囊尋了回來。雲從、風子想起這種山民專一劫殺漢人生喫，乘危逃走，咎由自取。且喜那行囊並未開動過，不知怎的，會被兩個山人結在一起，偏又是失足附崖的山人帶在身上，未被毒蛇所纏，總算幸事。小三兒又說，他妻子尋見二人與行囊後，回來遇見它母親，說今日是個季節，那些野獸俱聚集在山下盆地中向陽配對，越發戀羣。又遵它主人之戒，不敢多殺，費了好些手腳，纔逼它們上路，如今已陸續往東面一片森林之中退去。獸羣太多，如等退完，至少還得兩個時辰。恐雲從等得心焦飢渴，特地趕回，問雲從打算怎樣？如想乘夜前進，便須照小三兒所說之法，由它母女揹抱着，從獸背上行去。如想暫時住下，對崖現有一虎豹巢穴，甚是寬大，它母女一到，虎豹自會逃走。在那裏暫宿一宵，明早獸羣必定退完，再行上路。雲從因爲今日飽受驚恐勞乏，再要飛越十來里路長的獸背，雖說它母女揹着不畏侵襲，到底不妥。又因小三兒異域重逢，此次又不能隨着跟去，很想暢談一番。好在忙也不在這半夜工夫，明日上路後，中途仍須歇息，不如今晚無憂無慮睡個好覺，明日打點精神前進爲妙。風子原以雲從爲主，略一商量，便採用了第二條辦法。

不過兩崖相隔既闊，上下相差又復懸殊，風子總覺憑自己本領，還讓一個大母猴子揹着縱過去，不好意思；單獨縱跳過去，又無把握。早就盤算好了主意，一見小三兒要命他妻子來揹人，便對他道：「你且叫它慢揹，先縱過去一回，我看看，我也學一學樣，能照樣過去更好，不能再另想法。它到底是個女的，揹你不要緊，揹我們大不雅相。」小三兒妻子聞言，望了風子一眼，咧開大嘴笑了一笑。跑向崖邊，兩條長臂一揮，兩腿一併，腦後金髮全都豎起，身子一蹲一弓之際，便飛也似地往對崖縱了過去。風子見它起在空中，兩條長臂連掌平伸，似往下按了幾按，彷彿鳥的雙翼一般，心中一動。暗中提勁用力，照峨眉輕身運氣之法，照樣學按了兩下，果然身子可以拔起，不由恍然大悟。正想冒險試試，忽聽小三兒的妻子在對崖長嘯一聲，它母親也已飛過，一同在對崖摸索了一陣，纔一同飛回，身後還各帶一長串東西。雲從、風子一看，乃是兩盤長有二十餘丈的多年藤蔓，被它伸直帶了過來。由小三兒的妻子兩爪各執一頭，對小三兒叫了兩聲。它母親便伏身藤上，前後爪一齊分開，將藤抓住。小三兒便請雲從騎在它身上，渡了過去。雲從不似風子好勝，再加兩崖此低彼高，形勢險峻，下臨不測之淵，看去都覺眼眩，哪敢存縱過之想。起初以爲由它母女揹着飛渡，及見這等情況，暗想：「這東西心思靈敏，真不愧有神獸之稱。」當下也不用客套，朝金猱母女各打一躬，道聲：「得罪！」

便跨了上去。那金猱一路手足並用，轉眼工夫，便已援藤而過。

風子早已折了幾根竹竿，用帶子紮成十字，從包內抽出兩件舊衣，將它撐好，一手拿定一個，蓄勢待發。那金猱方從對崖迴轉，風子大喝一聲，奮神力兩腳一墊，兩手一分，便往對崖縱去。風子本能縱往對崖，祇因形勢太險，先時有些目眩心怯。及至一縱起身，手上有了兜風的東西，容容易易地縱了過去。雲從不知他來這麼一手，見他將身縱起，方代他捏緊一把冷汗，風子已經縱到。這一來，休說雲從、小三兒見了心驚，連那長臂金猱母女也覺詫異。當風子縱起時，那老金猱還恐有失，仍從藤上援了過來，準備風子失足還可援救。及見風子無恙，纔過去將小三兒渡將過來。它女兒也隨着縱過。那老金猱早已走向前面，翻過崖那邊去，不一會兒，便聽虎嘯之聲。大家跟將過去一看，祇見日光之下，早有大小六七隻猛虎翻山逃避。走入虎穴，點起燭火一看，還有兩隻剛生不久的乳虎，見了長臂金猱母女，嚇得亂叫亂蹦。小三兒的妻子已在此時跑了出洞。雲從、風子便各將乾糧肉脯類取出來喫。小三兒久離煙火，喫着很香。那金猱已不動箸。等了一會兒，小三兒的妻子不見回來，老金猱漸漸露出有些煩躁神氣。雲從便問小三兒的妻子何往？小三兒答道：「它因此時無事，想去採些山果相贈，不想去了個把時辰還未見來。」正在問答之間，老金猱突然立起，朝着小三兒吼了幾聲，便往洞外跑去。

雲從料是尋它女兒，一問小三兒，果然不差。小三兒並說，他岳母已能通靈，因爲此次他妻子一去好多時，想起它主人之言，恐在途中遇見歹人出事，行時甚是憂急等語。風子聞言，便答道：「它母女幫了我們這般大忙，如遇歹人，我們豈能袖手不管？反正我們喫飽了無事，沒它母女回來，也不能上路，我們何不也跟蹤尋去，助它一臂之力？」雲從方要說兩下里腳程相差甚巨，老金猱去已好一會兒，何從尋覓？小三兒已喜答道：「小的也正爲它母女着急，如得二位老爺同去相助，再好不過。」雲從明知那金猱何等神力本領，它如不勝來人，自己更不是敵手。但事已至此，義不容辭，不能不前往一拼，但盼無事纔好。

這時小三兒因老金猱也去有半個時辰未回，越更惶急，立即引了雲從、風子出洞，便往外走，口裏說道：「小的妻子就在崖那邊半里多地一片棗林裏面，那裏結着一林好人蔘棗。這棗長有兩三寸，又甜又脆又香，旁處從來沒有。它原想採些來與二位老爺嚐個稀罕，不知怎的，連它母親都一去不來。定是應了它主人之話，遇見兇險了。」一路說明，腳底下飛也似朝前奔去。雲從、風子纔知小三兒腳程甚快，並非行走均需它妻子揹帶。風子因他又在滿口「老爺」「小的」，正想勸說，行經一片广坪前面，猛見小三兒凝神往前靜聽了聽，忽然面色慘變。對二人道：「我妻子和岳母定已遭人毒手，不是受了重

傷，不能行動，便是被人擒住。我先到前面一看，二位老爺隨後代我接應吧。」說罷，撒開大步，拼命一般，朝那前面广坪上樹林之中跑去。風子一把沒拉住，剛喊得一句：「忙甚麼，一塊走！」猛聽兩聲獸嘯，正是金猱母女的聲音。風子連忙住聲，悄對雲從道：「看這神氣，來人本領一定不小。我等前去，須要智取，千萬不可力敵。我常跑荒山，善於觀察形勢。大哥先不要上前，等我探完虛實回話，再去救援，以免有失。」雲從知他又是銳身急難，哪裏肯聽，便答道：「凡事皆由命定，我們如萬一該死，也等不到現在，還是一同去吧。」風子無法，祇得拔出鐵鐧、腰刀，雲從也將霜鐔劍拔出，一同往前跑去。

越行近樹林，那金猱母女的悲嘯之聲越聽得真。二人循聲跟蹤，入林一看，林深葉茂，黑沉沉的，小三兒已跑得不知去向，時聞棗香撲鼻。偶然看見從密葉縫中篩下來的一些碎光雜影，隨風零亂。除了樹木，別的甚麼也沒有。入林約有二里多路，忽然眼前一亮，林中心突現出一大片石坪。二人因爲金猱母女嘯聲越近，更是留心，眼觀四面。一聽嘯聲就在前面不遠所在發出，早停了步，輕腳輕手往前移進。距離石坪將近，風子首先隱身一株大樹後面，往前一望，那石坪上面擺定一座石香爐，裏面冒起二三寸寬一條條的黑煙，直飛高空，聚而不散，一會兒又落將下來，還入爐內。爐後面坐定一個兔頭兔腦的小道士，手執拂塵，閉目合睛，彷彿入定。再往他前面一看，離那小道士兩丈多遠，有七根石柱，粗均尺許。金猱母女正抱定挨近前側面樹林的末一根石柱，在那裏一遞一聲悲鳴，周身圍繞着幾條黑色帶子，恰與爐煙相似。二人知被小道士妖法所困，正想不出救它之法。再朝那小道士一看，猛見小三兒端定一塊三尺方圓的大石，從小道士身後輕手輕腳掩來，似要往小道士頭上打去。眼看已離小道士坐處祇有二尺，兩手舉起那塊石頭就要落下，好似被甚麼東西攔了一攔，立時吧嗒一聲，石落人倒。小道士仍如無覺，連頭也不曾回。嚇得小三兒連忙爬起，逃入林去。這時那金猱母女悲鳴越急。一會兒工夫，又見小三兒繞過前側面樹林出來，走向金猱母女被困之處，口裏喊得一聲：「要死死在一處吧！」便往他妻子身上撲去。那石柱之上便冒起一股黑煙，將小三兒也一齊繞住。

風子一見這般情景，便悄悄對雲從道：「我們大家都死無益，大哥不可上前，待我借你這口寶劍試試。」說罷，不俟雲從答言，放下腰刀，奪過那口霜鐔劍往前便跑。雲從方以爲風子必遭毒手，誰想風子竟有心計，跑近那石柱面前不遠，竟然立定，用手中劍朝那黑煙撩去。青光閃處，那黑煙居然挨着便斷，一截一截地往空中飛散開去。風子一舉成功，心中大喜，舉劍一陣亂砍亂撩，轉眼之間，金猱母女與小三兒全部脫身，行動自如。風子更不怠慢，手舉劍、鐧便往爐後奔去，拿劍先試了試，見無阻攔，大喝一聲，

右手劍刺，左手鐧打，同時動作。那小妖人奉命煉法入定，祇以爲有他師父妖法護庇，少時即可大功告成，一切付之不聞不見。不料遇上一口不畏邪侵的霜鐔劍，被風子無心用上，一劍先刺了個透明窟窿，再一鐧打了個腦漿迸裂，死於非命。

雲從自從上次在天蠶嶺中毒回家，與笑和尚、尉遲火二人盤桓了些日，已經長了不少見識。一見那小道士人雖死去，屍身未倒，爐中黑煙蓬蓬勃勃冒個不住，知是妖人邪法，必有餘黨，絕不止那小道士一人。正忙催快走，那金猱母女早已縱向高處眺望，忽然口中長嘯，飛跑下來。小的一個，一把先將小三兒抱起；那老金猱徑自奔到雲從、風子面前，伸開長臂，一邊夾了一個，撥頭便往前面樹林之中躥去。急得風子一路連聲怪叫，直喊：「我自己會走，快放下來！」那老金猱母女也不做理會，行動如飛，頃刻之間，便走出去有三數十里。行經一座崖洞，鑽了進去，纔將雲從、風子放下，對小三兒連叫了幾十聲。小三兒便走將過來說道：「商爺休得見怪。我妻子原因那裏的棗最是好喫，別處沒有，不想正在林中採取，忽遇見那小妖道的師父走來，被他行使妖法，放起幾股黑煙，將它困在石柱上面。那妖道師徒原是老少三人。那看守丹爐的一個，始終沒有言語行動。老妖道將我妻子擒住以後，對另一小妖道說：他在那裏祭鍊法術，已到火候，祇爲捉來的七個童男忽然跑脫了一個，不能收功。本想用那看守丹爐的小妖道，又覺於心不忍。正在爲難，不承想天助成功，居然在無心中擒到這樣靈獸，雖然是個母的，正好改煉那玄陰六陽之寶，還可免傷他師弟性命。說時，好似十分歡喜，並說要去取那六個童男前來，連我妻子一齊採用生魂，命那小妖道幫助看守。說罷，駕起一道黑煙往空中飛去。老妖道走不一會兒，小妖道忽然跑進左側樹林以內，拉了一個十二三歲的小孩出來。先抱頭哭訴了幾句，然後將那小孩抱起，朝那打坐的小妖道也低聲說了幾句。我妻子見老妖道一走，正在拼命掙扎，沒有聽清。忽見平地起了一陣金光，那小妖道竟抱着那小孩騰空而去。又過了一會兒，我岳母趕來，它因隨侍過守缺大師，一到便看出是妖人邪法，不敢去惹那打坐的小妖道。悄悄掩過去，想將那石柱拔斷，冒着大險，帶我妻子連石柱一起抱走，去求它主人解救。以爲口裏唸着大師的護身神咒，小妖道又在入定，至多人救不成，再另設法求救，自己想不致被陷。不料妖法厲害，石柱上黑煙竟是活的，人一沾上便跑不脫。手纔挨近石柱，便被黑煙束住，用盡平生之力，休想掙脫。末後我又趕到，被我岳母看見，再三叫我不要近前。我想回去求守缺大師解救，相隔太遠，沒有我妻子揹着走，必然無及。以爲那妖法是小妖道主持，尋了一塊石頭，想暗中將他砸死。剛一近他身前，便似有極大力量將我阻住，撞了回來。這場禍事，皆由我不聽大師之言所致，覺得太對不住它母女，一時情急，想去死在一起。剛剛跑到它母女身旁，正遇商爺趕來。這口仙劍真是寶貝，那般厲害的妖法，竟是一揮便斷，連小妖道也死在這口劍上。當少老爺催大家快走時，我岳母和妻子因那老妖道去了好一會兒，恐他

趕來，特意往高處瞭望。果見月光下有一團黑煙，從後飛來，相隔祇有十多里路。知道細說還得經過我一番脣舌，怕來不及，祇得從權，母女二人夾了我們三人便逃。它母女說，幸而那團黑煙想是攜着那六個男童，飛得不快，不然被他聽見商爺喊聲追來，也許遭了毒手了。如今往四川和往我們山洞的路，俱都經過那妖道盤踞的地方，天明能動身不能，還不敢定呢。」

言還未了，風子一聽那妖道還擒有六個幼童，不禁又恨又怒，便對雲從說，要用那口寶劍去將妖道殺死，將六個童男救來。雲從聞言驚道：「此事固是義舉，無如我們雖有一口仙劍，卻不會法術。那小妖道因爲入定被殺，乃是適逢其會。休將此事看得易了，還是慎重些好。」風子忿忿道：「我們現在既打算學劍仙，豈能見死不救？我們如果該死，好幾次都死過了。你沒聽張三姑說，兇險雖有，不會送命麼？這等傷天害理的事兒，我們不知道，無法；既然知道，豈能不管？焉知那廝不是惡貫滿盈，也和他徒弟一樣，冷不防下手，一劍就送了終呢？」雲從聞言，也覺事雖奇險，那妖道行爲萬惡滔天，明知卵石不敵，也無不管之理。便答應風子，要一同去。風子卻又推說劍祇一口，雲從沒他力大身輕，去也無用，執意不肯。二人正在爭論，那老金猱又向小三兒哇哇叫了幾聲。小三兒便對二人道：「我岳母說，它也恨極那個妖道。並說妖法雖是厲害，如用那口仙劍照殺他徒弟一樣，乘他沒防備時猛然刺他一劍，祇要刺上，便可成功。不過事終太險，人多反而誤事。還是由我岳母隨了商爺同去，藏身近處，先由它悄悄探好虛實，再用手勢比給商爺前去動手。據小的妻子所見，那妖道行法之時，也是閉目合睛，彷彿無聞無見，祇有口動。如遇見他在打坐，那就更好了。」雲從見爭論無效，祇得再三囑咐風子：「老金猱雖是異類，卻在高人門下，久已通靈。它如不叫你下手，千萬謹慎，不可冒失行事。」風子一一應了。

老金猱便過來要揹他。風子將劍匣要過佩上，仍是堅持自走。老金猱祇得指了指方向，兩腳往上一起，踏樹穿枝，翻山越澗，電閃星掣般往前飛去，轉眼沒有蹤跡。風子原知它母女跑得快，因天性不喜人相助，以爲三數十里的程途，片刻可以趕到，何用揹抱？卻沒料到快到這般出奇。等到前面那條金線跑沒了影子，纔想起適纔被它夾起逃走，出林時節曾轉了個彎。如今它不在此，路徑不熟，要是走錯，豈不誤事？況且有它揹，還可早到。斬妖人方是大事，何必拘此小節？雖然有些後悔，以爲金猱在前面探完了虛實，必要回頭，祇管腳下加勁，還不着急。誰知估量着走有三十餘里，還未進入林內，知道走錯，又恐金猱在前遭了妖人毒手，好不焦急。在眼面前一面是個谷口，一面是個斜坡，當中一面卻有一座小孤峰阻住去路，心中拿不定走哪條路好。祇得縱上峰去，往四外一看，來路並無像剛纔那麼大的樹林，祇去路谷口裏面一大片黑沉沉的，月光如晝，遠望

分明，不見邊際。纔知自己性急多疑，並未走過頭。心中一喜，忙着跑下峰來，往谷中奔去。

剛入谷口，便聽谷口裏岩石後有人問答之聲，一個似是童音。風子知道這般荒山空谷，哪裏來的人語？雖是膽大，也恐與妖道不期而遇。連忙輕收腳步，緊按劍柄，伏身石後。貼耳一聽，祇聽一個小孩帶着哭音說道：「自從哥哥走後沒兩年，聽說張家表哥與表姊在城外辟邪村玉清觀拜了一位師太爲師，第二年一同出門雲遊，就沒回來。聽姑母說，那師太是有名的劍仙，同峨眉派劍仙都有交情。表姊臨快出遊時，還常替哥哥可惜，你那般好道，也不知這兩年遇見高人沒有？如在成都的話，豈不眼前就有一條明路？母親不似張家姑母那般想得開，自己又不會武，老擔心你。那日我去武侯祠代母親許願求籤，便被這妖道捉來，不承想哥哥卻會做了他的徒弟。幸虧我機靈，看你一使眼色，沒敢和你說話，不然，豈不連你也給害了？如今母親還病在牀上，再見我忽然失蹤，豈不活活急死？你會放金光在天上飛，還不快些同我駕雲回去，祇管在這裏耽擱則甚？」另一少年答道：「毛弟，你哪知道。我自和張二表姊賭氣離家，原打算不遇見劍仙學成本領，絕不回家。誰知今年春天在終南山腳下遇見這個妖道，看上了我，強迫着收爲徒弟，說我可以承受他的衣鉢，苦倒未曾受到。我見他法術不正，時常姦淫婦女、傷生害命，想逃又不敢。上兩月來到此山，擇了適纔那片樹林中的空地煉法。煉成以後，便去山裏尋他一個同道，創立一個邪教。他煉這妖法須用七個童男，先已捉來六個藏在山那邊洞裏，用法術禁住。最後纔將你捉來，定在三日之內取你生魂，重煉那玄陰六陽迷神靈劍。我一見你是我老弟，又驚又苦，幾乎落下淚來。知他心比狼還狠，求情不但無用，弄不好連我也送了命。虧你聰明，不曾被他看破。但是你被法術禁住，無法解脫。他到林中去行法時，居然這一次未命我去，雖然抽空說了幾句話，還是無法救你，急得我在洞外朝天碰地大哭。正傷心到了極處，忽然遇見一個矮老頭的恩人，傳了我三道符和救你之法。那第一道符，不但能救你脫難，還可隱身。第二道符，一念矮恩人傳的真言，便有金光護體，隨意飛行。第三道符，發起來是一個大霹靂。恩公原命我將你救到這裏等候一個人，那人也是被妖道追趕到此。我趁他一個冷不防，將那神雷發出手去，雖說不定能除他否，但絕可使他受傷逃走。那時再同了你，將那同難的六個小孩，用那第二道靈符帶到成都。再由我家拿出錢來，送他六人各自迴轉家鄉，與他們的骨肉團聚。」

正說到這裏，風子忽然覺得腦後風生，回頭一看，正是那老金猱探道回來。風子便問妖道現在何處？那老金猱用手勢朝風子比了一比。風子看出妖道也和小妖道一樣，在那爐前打坐，原想趕去。猛想起那石後說話之人，頗似和自己一條道路。連忙探頭一看，已經不知去向。風子便將寶劍拔出，藏在身後，邁步要走。那老金猱忽然又用手比了一比，

意思是要與風子同行。風子本不認路，便由它在前引導。此時相去祇有二三里遠近，轉眼便快到達。那老金猱忽然搶上前去，望了一望，飛身回來朝着風子直襬手，大有阻止再往前進之意。風子雖料知有了變故，哪肯就此罷手，也回了一個手勢，表示自己主意已定，非上前不可。老金猱還緊攔時，風子便將手中的劍嚇它，老金猱無法，祇得退過一旁。

風子也不去管它，輕腳輕手，悄悄走到那片空地。由林後探頭出去一看，那妖道生得相貌異常兇惡，穿着一件赤紅八卦衣，一手持一口寶劍，一手拿着一疊符籙。雖是閉目合睛站在爐前，口中卻是念念有詞，不時用劍指着前面劃，並不似那小妖道坐着不動，不由起了戒心。再往他前面一看，剛纔綁金猱母女的石柱上面，正立着適纔被自己殺死的那個小妖道的無頭屍首。餘外六根石柱上，卻綁着六個童男，俱都是眉清目秀，齒白脣紅，周身也有黑煙圍繞。祇見那妖道口中唸了一陣，又從懷內取出一口小劍，連符擲向那黑煙的爐內，立時黑煙不見，冒起七股淡黃光華。妖道先朝那已死小妖道唸了幾句咒語，用劍一指，便見劍尖上多了一顆鮮紅的人心。正要往爐中丟去，忽然低頭想了一想，猛地大喝一聲，將劍朝前一指，劍尖上那顆血滴鮮紅的人心忽然不見，立時便有一道黑煙飛向林內。風子知道蹤跡已被妖道看破，以爲適纔救金猱母女時，那繞身黑煙曾被自己用霜鐔劍破去，所以並不着慌。見黑煙飛到；便持劍往上一撩，劍上青光過處，黑煙隨劍消散。風子哪知厲害，得了理不讓人，大喝一聲，縱出林外。正待舉手中劍向妖道刺去，妖道已將劍光飛起。

原來那妖道先時擒了金猱母女，喜出望外。當他迴轉巢穴，將那六個童男攝來，準備剖腹摘心，收去生魂，煉那最狠毒的妖法。及至返回林中一看，適纔擒來的兩個金猱與大徒弟俱已不知去向，綁金猱石柱上面的黑煞絲也被人破去，丹爐後面打坐的小妖道已經死於非命。先疑有敵派能人到此，破了妖法，又驚又恨，本想收了丹爐，攝了六個童男逃往別處。又一尋思：「近日大徒弟形迹屢與往常相異，自從攝取最末一個童男回山，更看他臉上時帶愁容，第三天那童男便失了蹤，遍尋無着。當時雖然有些覺察，因爲相隨已久，不曾在意。又因急於將法術煉成，好往姑婆嶺去相會一個同黨，共圖大事，偏偏童男便逃走了一個。那小徒弟入門未久，本想將他代用，到底師徒一場，有些不忍。自己方在躊躇，無心中擒着那兩個長臂金猱，纔息了殺徒之念，祭起黑煞絲，將二金猱困在石柱之上。如今二金猱雖然被人破了妖法放走，但是大徒弟失蹤，二徒弟又被人殺死，怎的來人未將丹爐中煉的法寶取去？那爐內與餘下六根石柱上的黑煞絲依然存在？」不由動了疑念。偶一回身，看見身側樹林中遺下一個小孩的風帽，取在手中一看，正是那失蹤童男所戴之物。猛想起初擒到手時，曾見那童男的相貌和自己大徒弟相似，恍如

同胞兄弟一般，彼時心中曾微微動了一動。第三日便沒了影。照眼前情形看來，分明是大徒弟起了叛意，先放走了失蹤的童男，又乘自己不在解了黑煞絲，放走金猱，又恐他師弟泄露，行時將他害死。越想越覺有理，不由暴跳如雷，連忙身飛空中仔細瞭望，並沒一絲別的迹兆，更以爲所料不差。本想跟蹤追擒，又因那徒弟雖然學會了兩樣妖法，僅可尋常防身，不能高飛遠走。那失蹤童男想是他兄弟，故此放了逃遁，走必不遠，定然還在近處巖洞間藏伏，終久難逃羅網。自己急於將法煉成，原想用那小徒弟湊數，他今被人害死，正好趁有妖法禁制，生魂未散之際，行法祭鍊。再說兩個徒弟一死一逃，剩下這六個童男，帶着行走既是不便，放在洞內還需人看守，剛巧丹爐中所煉法寶已經到了火候，索性就此時機取了這七個生魂，煉好妖法，再去尋捉叛徒泄忿。主意一定，便將小妖道解了禁法，將他屍身與六個童男仍用黑煞絲分別綁在七根石柱之上。先到爐前打坐，默誦一陣咒語，起身行法。

剛將那小妖道的一顆心用妖法割腹取出，待往爐中擲去，猛見月光之下，樹林影裏似有一道青光閃了一閃。那妖道雖非異派中有數人物，卻也不是尋常之輩，新近又從一個有名同黨那裏學會了幾樣妖法，煉會了黑煞絲，總算久經大敵。風子祇不過急於想往前看個仔細，一不小心，手中的劍在身後閃了一閃，便被他看出動靜。那妖道原是心辣手狠，剛一發現有人，忙使妖法將小妖道那顆心擲還，就勢一聲大喝，便將黑煞絲放起，朝風子飛去。他那黑煞絲煉法，雖與妖屍谷辰同一家數，一則妖道功候比妖屍谷辰相差懸遠，二則又非地竅窮陰凝閉毒霧之氣煉成，哪裏經得起仙家煉魔之寶，所以一揮便成斷煙寸縷，隨風飛散。妖道見黑煞絲出去無功，便猜來人不弱。跟着見敵人縱身出來，舉劍刺到，妖道纔看出敵人僅有一口好的寶劍，並不能脫手飛出，運轉自如。心中一定，哪還容得風子近前，袍袖一揚，便有一道黃光飛出手去。風子還以爲那黃光也和黑煞絲一樣，忙舉劍去撩時，剛一接觸，便覺沉重非常，纔知敵人是口飛劍，不由大喫一驚。所幸生有天賦，身手靈敏，一見劍頭被黃光一壓，力量不小，忙按峨眉真傳將以實御虛的解數施展開來。當下一個空中，一個地上，一青一黃，兩道光華往來衝擊個不休，一時之間，竟是難分高下。

妖道先以爲劍光飛出手去，敵人非死必傷。及見來人竟然憑着一口手中寶劍，與自己劍光鬥在一起，那青光還自不弱，雖不能像自己劍光一般隨意運用，卻仗來人的身手矯捷，劍法高妙，一樣的躥高縱矮，疾如閃電。就這一會兒工夫，已看出來人不是凡品。再加上垂涎那口寶劍，打算人劍兩得，一手指揮空中黃光與來人爭鬥，暗地卻在施展妖法。風子原是粗中有細，知道寶劍既不能破去黃光，敵人能隨意運用飛劍，自己卻得費足力氣縱躍抵禦，微一疏忽，捱上黃光，便有性命之憂，工夫長了，定然氣力不濟，喫虧無

疑，早有打退身的主意。無奈敵人的黃光追逼甚緊，休說逃走，連躲閃都不能夠。正在着急，猛覺黃光來勢略緩了些。百忙中偷眼一看，妖道一手指天，嘴皮亂動。剛料敵人要弄玄虛，忽然聞見一股奇腥，黑煙繚繞，劈面飛來，立時兩眼一花，兩太陽穴直冒金星。喊聲：「不好！」用盡平生之力，大喝一聲，拔步便起，一個白虹貫日的招數，連人帶劍舞成一個大半圓圈，直往林中縱去。也是風子命不該絕。一則妖道本領平常，飛劍力量不足；二則又在行使妖法之際，分了些神。風子這一縱起時，正趕上那道黃光一繞未繞上。妖道知道風子那口寶劍厲害，恐傷了自己的飛劍，每遇風子迎敵得猛烈時，總是撤了回去，二次再來。這次剛剛撤退了些，恰巧將黑煞絲放起，原以爲風子飛劍被黃光絆住，注意空中，勢難兼顧，祇一纏上便倒。萬沒料到風子會這一手峨眉劍法中的救命絕招，黃光又撤得恰是時候，被風子劍光過處，黑煙依舊四散。等到黃光再飛上前去取敵人首級時，恰值風子破了黑煞絲，連人帶劍縱起，迎個正着。風子彷彿聽見兩劍相遇，鏘地響了一下，身子已躥入林內，飛步便逃。

那妖道見黑煙快要飛到敵人面前，敵人剛從空中下落，還未着地，同時自己的飛劍又二次飛將出去，兩下夾攻，這種情勢，原屬萬難躲閃的。不料敵人腳剛沾地，恍如蜻蜓點水一般，倏又縱起，劍光撩過，黑煙隨着敵人手上青光四散飛揚。心裏一驚，氣剛一懈，猛地又見青黃兩道光華都是疾如閃電般飛起，剛一接觸，便覺自己元氣震了一下。知道不妙，想往回收，已是不及，那黃光竟被青光一擊，落下幾點黃星；像一條飛起的黃蛇被人用重東西攔腰打了一下，蜿蜒着往橫裏激盪開去。知道飛劍受傷，好不痛惜。再望敵人，業已往林中躥去，越發暴跳如雷。一手指定空中飛劍，再回手一招，爐中黑煙像剛生火的煙囪一般，蓬蓬勃勃，捲起百十條黑帶，隨定妖道身後，直往林中追去。

這時風子已如驚弓之鳥，腳一沾地，連望也未往回望，一縱十數丈，往前便逃。逃沒多遠，便聽腦後風聲呼呼，妖道追來，一任風子腳底多快，終久不如妖道遁光飛行迅速。快要逃到谷口，猛一轉念：「我今日如何這般膽怯？敵不過人家就死罷了，怎地引鬼入室，連累大哥？」這一轉念，腳步便慢了些，轉瞬間，妖道竟離身後不遠。風子見反正逃不了，把心一橫，索性連身後那根鐵鐧也拔出來，正待回身迎敵，妖道的黃光黑煙已是同時飛到。風子安心拼死，不問青紅皁白，一手持鐧助勢，一手拿着霜鐔劍施展峨眉劍法，舞了個風雨不透。這次妖道早就打好主意：見風子回身迎敵，知他寶劍是口仙劍，故不上前，由他將劍亂飛亂舞；祇把黃光黑煙同時放起，將風子圍住。靜候風子力盡神散，然後乘虛而入，取他性命。不到半盞茶時，風子看出敵人用意，暗中咬牙切齒。心想：「照此下去，早晚力竭而死。如今解數使開，除了得勝，便是遇救；不然休說再想逃走，手勢略緩，便喫大虧。」眼看那道黃光祇在近身亂閃亂竄，似落不落，似前不前；

黃光外頭頂上的黑煙卻是越聚越濃，似要籠罩下來。連身舞起，用劍去撩，那煙卻又上昇，妖道嘴皮還在亂動。他原是劍、鋼同舞，使力量均勻，以免單臂使劍費勁。一見妖道又不知要鬧甚麼玄虛，越想越恨。右手仍是舞劍，猛地借着一個盤花蓋頂的解數，抽空一揚手鋼，朝對面妖道打去。

妖道一時疏忽，以爲魚已入網，靜等力竭之時，或擒或殺，定心在那裏口誦咒語，目視空中黃光、黑煙，指揮運用，萬沒料到敵人會有此着。猛聽面前金刃劈風之聲，回眸一看，一條黑影迎面飛來。料知不妙，連忙縱開時，鐵鋼業已飛到，正打在左肩頭上面。風子原是天生神力，又在怒極之時，使力更猛，這一鋼竟將妖道左臂打折，倒在地上，幾乎痛暈過去。他這裏受了重傷倒地，元氣一散，黃光、黑煞絲俱都無人主持。被風子無意中連人帶劍舞起，連撩幾下，竟然散的散，撞退的撞退。風子如乘此時逃走，未始不可以走脫。偏偏他得理不讓人，一見敵人中傷倒地，妖法困不住自己，立時轉憂爲喜，好勝之心大熾。就勢縱起，待要手起劍落，將妖道殺死，再去救那六個童男。那妖道骨斷筋折，雖然痛徹心肺，仍還有一身的邪法。正在掙扎起身，猛見風子縱到面前，舉劍要刺，迫不及待把口中鋼牙一錯，使出他本門中臨危救急最狠毒的邪法，咬破舌尖，一口鮮血噴將出來，立時便是栲栳大一團紅火往風子臉上胸前飛去。風子見妖道忽然立起，並未暈倒，剛起戒心，便見一團烈火飛來。兩下里勢子俱疾，收不住腳，無法躲閃。剛喊一聲：「不好！」猛地眼前金光一亮，緊接着震天價一個大霹靂打將下來。驚慌忙亂中，眼前金蛇亂竄，火花四濺，頭上似被重東西打了一下，一陣頭暈目眩，倒於就地。

待了一會兒，醒轉一看，劍仍緊握手內，老金猱正站在自己面前，用那兩條長爪在胸前撫摸呢。這時月落參橫，遠近樹林都成了一堆堆的暗影，正東方天際卻微微現出一痕淡青色，天已經有了明意。再找妖道，已不知去向。風子不知就裏，正和老金猱比手勢問答，忽聽破空之聲，從前面那片樹林中衝起一道金光，光影裏似籠罩着一羣小孩，往入川那條路上斜飛而過，轉眼沒入星雲之中，不見蹤影。風子雖不知妖道存亡，但是自己震暈在地，既未被妖道傷害，那六七個小孩又有金光籠護飛起，想必妖道不死必傷，祇不知那救走小孩的是誰？

連問金猱，俱都搖頭。風子做事向來做徹，暗想：「妖道如果被雷震傷，也和自己一樣暈倒在地，必然逃走不遠。倘或尋見，就此將他殺死，豈不替人間除了一害？」當下便和老金猱一比手勢，老金猱又搖了搖頭。風子也不去理它，徑往前面林中一路尋找過去。走沒幾步，先將那柄鐵鋼尋着，插在身後。直尋到妖道行法所在，見石丹爐內煙已散盡，七根石柱全都倒斷，哪有一個人影。風子見那石丹爐尚還完好，恐妖道未死，日後重來，

又借它來害人，便手起劍落，一路亂斫。斫得興起，又將身後鐵鐧拔出，一陣劍斫鐧打，石火星飛，頃刻之間都成了碎石纔罷。仰頭一望，滿空霞綺，曙光瑤燦，天已大明。回望老金猱，正蹲在一株棗樹上面，捧着一把棗子，咧開大嘴，望着他笑呢。

風子剛道得一聲：「你這老母猴，笑些甚麼？」忽見碎石堆側有一物閃閃放光。近前一看，乃是一面三寸大小的八角銅鏡，陰面朝天，密層層刻着許多龍蛇鬼魅鳥獸蟲魚之類，當中心還有一個紐，形式甚是古雅。同時老金猱也從樹上飛身下來，伸臂想取，偏巧兩手握棗，略緩了一緩手，剛換出來，被風子先拾在手內。翻轉身一看那鏡的陽面，猛覺一道寒光直射臉上，不由激靈靈打了個冷戰，知是一面寶鏡。還疑有別的寶物，再細一找尋，又在死道童打坐之處尋着一個破鏡囊。別的一無所有。恐雲從惦念，便將鏡子連鏡囊揣入懷內，往回路走。那老金猱雖沒和風子要那面銅鏡看，滿臉都是歆羨可惜之容。

事情已完，回程迅速。老金猱腳下更快，早跑向前面老遠，一會兒沒了影子。風子走離昨晚所居巖洞不遠，雲從與小三兒夫妻已得老金猱報信，迎了上來。原來昨晚自他走後，許久不歸，雲從主僕俱甚憂急。小三兒的妻子卻說它母親十分靈敏，此番前去，不比適纔救女情急，致遭妖道毒手。守缺大師之言，既已應驗，當無妨害。它既未回來，想是在相機下手救人，必未被妖道所害。雲從仍是將信將疑，寶劍不在手中，去也無用。天明以後，正決計冒險前往一探，恰值老金猱先回，說它因攔勸風子不成，祇好獨自避開，以免同歸於盡。後來風子和妖道動手，它在遠處暗中窺探。見風子危險之中，忽然撒出飛鐧，將妖道打倒，跟着上前，想取妖道性命。正替他心喜，猛見紅光一閃，憑空打了一個大雷。那妖道就在雷火飛到之際，化成一溜黑煙，慘叫一聲，破空逃走。同時側面山石背後，又飛起一道金光，投向妖道行法之所。先恐妖道還有同黨，不敢近前。待了一會兒，不見動靜，纔走過去。剛將風子救轉，先前那道金光二次飛回，還帶了幾個小孩衝空而去。纔知那金光是妖道的對頭，六個小孩已經遇救。風子還想到林內看個下落，它也順便去採那林中的棗。正笑風子把一個一無用處的石丹爐祇管亂砍亂扒，白費心力，卻被風子將地上一面寶鏡拾去，想是小三兒無此福分等語。

雲從聽小三兒把話翻完，也顧不得喫棗，連忙一同迎出洞來，彼此見面，敘談經過。雲從要過那面銅鏡一看，果然古樸茂雅，寒光閃閃，冷氣逼人。又見柄紐上刻有古鐘鼎文，正在辨認。風子一眼望到地上，忽然驚「咦」了一聲。小三兒和金猱母女也都圍攏過來，一同蹲身注視地上。雲從便問何故。風子忙答道：「大哥手先莫動，你看這地底下的東西。」雲從低頭一看，那鏡光竟能照透地面很深，手越舉得高，所照的地方也越大。鏡光所照之處，不論山石沙土，一樣毫無阻隔。那深藏土中的蟲豸，一層層的，好似清水

裏的游魚一般，在地底往來穿行。再往有樹之處一照，樹根竟和懸空一般，千鬚萬縷，一一分明。大傢俱覺寶鏡神奇，喜出望外。風子更是喜歡，重又接過去，東照照，西照照，愛不忍釋。直到雲從催金猱母女去探獸羣走完沒有，纔行罷手。將寶鏡仍交給雲從拿着，自己到洞中將行囊搬出，大家進了食物，收拾捆好，準備上路。雲從把玩了好一會兒，始終沒認出那鏡紐上的幾個古篆。因小三兒當時不能跟去，心裏難過，便將寶鏡交與風子藏在懷中，等到峨眉見了師父，再問來歷用處。

主僕二人坐在山石上面，殷勤敘別。待有半個時辰，金猱母女纔行迴轉。又特意折了些樹枝樹葉，編了一個兜籃，採了滿滿一兜棗，請雲從、風子帶到路上喫。說前途野獸業已差不多過盡，請即上路。雲從、風子便向它母女謝了相助之德，仍由昨晚那座峭壁照樣飛越過去，從山石孔中穿出。果然山下面的獸羣業已過完，晨光如沐，景物清和。當下三人二獸，同往前途進發，有金猱母女護送，既不患迷路，更不畏毒蛇猛獸侵襲。走到中午時分，便將那山走完。前面不遠，便要轉入有人煙的所在，金猱母女不便再往前送。雲從、風子便取出食糧，大家重新飽餐了一頓，與小三兒各道珍重，彼此訂了後會，纔行分手。

雲從走出了老遠，不時回望，小三兒夫妻母女三個，還在山頂眺望揮手。心想：「小三兒從小一同長大，屢共患難，雖爲主僕，情若友昆，自不必說。那金猱母女，本是獸類，也如此情深義重。此次到了峨眉，拜見仙師，異日成道以後，不知能將他們度去不能？」心中祇顧沉思，忽見風子又取出那面寶鏡擺弄，且走且照，時現驚喜之容。雲從也是年輕好奇，便要過來也照了一會兒，所見大半仍與來時所見差不多，並無甚麼特別出奇之物。走到黃昏時分，望見前面有了人家。雲從因連日均未睡好，尤其昨晚更是一夜無眠，便命風子收了寶鏡，前去投宿。那家原是一個山民，漢語說得甚好，相待頗爲殷勤。

第二日一早，二人問明路徑，辭謝起身，仍抄山僻捷徑行走，午後便經筠連，越過橫溪。第二日穿過屏山，距離峨眉越近。二人一意貪快，仗着體健身輕，不走由犍爲往峨眉的驛路官道，卻想由石角營橫跨大涼山支脈，抄峨邊、馬邊、烏龍壩、天王校場、回頭鋪、黃角樹等地，渡大渡河，直奔峨眉後山。這一路不時經過些山圩小鎮，中間很有些難走的地方，登攀繞越，備歷險阻。到了烏龍壩，前面便是大渡河不遠。場壩上朝鄉民一打聽，纔知這條路比走驛路還要遠得多。二人求速反慢，白多走了兩日。幸而已快到達。匆匆在村鎮上添買了點食糧。渡過河去一望，那一座名聞天下的靈山勝域，業已呈現眼前，不日便可到達，朝拜仙師，學習道法，好不心喜！當晚到了山腳，先覓一人家住宿，齋戒沐浴。第二日天未明，便起身往山裏走去。入山越深，越覺雄奇偉大，氣勢磅礴。

雲從、風子原照無情火張三姑所說路徑，走的是峨眉後山，盡都是些崇山峭壁，峻嶺深壑。耳邊時聞虎嘯猿啼之聲，叢草沒脛，森林若幕，景物異常幽靜。漫說平時少見人蹤，連個樵徑都沒有。路雖險嵯難行，因爲志願將達，明早繞過姑婆嶺山腳，至多再走一日，便可到達凝碧仙府的後面。再加上時當深秋，到處都是楓林古松，丹碧相間，燦若雲錦，泉聲山色，逢迎不盡。祇覺心曠神怡，喜氣洋洋，哪裏還想得到疲倦兩字。

風子因那面寶鏡可以照透重泉，下燭地底，走一會兒便取出來照照，希冀能發現地底蘊藏的寶物奇景。先一二日，因雲從想起笑和尚、尉遲火二人常說，越是深山幽谷、巖壑古洞，越有異人異類潛蹤，告誡風子不可到處炫露，以防引起外人覬覦。風子童心未退，雖然忍耐不住，畢竟還存一點機心。及至一入峨眉，以爲仙府咫尺，縱有異人，想必也是一家。何況連日行來，一些異兆都未見，便不放在心上。據連日觀察，那鏡照在石地上面，似乎還不甚深，碧沉沉地極少看見石中甚麼東西。越是照到泥沙地上，不但深，而且分外清晰，地底下無論潛伏的是甚麼蟲豸蛇蟒，無不層次分明、纖毫畢現。遇到這種地方，風子從不放過。雲從同是少年好奇，也加上地底奇景太多，漸漸隨着貪看起來。

二人且行且照，一路翻山越澗，攀藤附葛，走到黃昏將近，不覺行抵峨眉後山側面的姑婆嶺山麓下面。本來還想再趕一程，忽然一陣大風，飛沙揚塵，夾着一些雨點劈面吹來。風子一眼瞥見銜山斜陽已經隱曜潛光，滿山頭雲氣滃滭，天上灰濛濛，越更陰晦起來，知要下雨。便和雲從商量，因初入仙府拜見師長，容止須要整潔一些，恐被雨溼了衣履，再說山路崎嶇，雨中昏黑，也不好行走，便忙着尋找歇腳之地。走不幾步，雨雖未降，風勢竟越來越大，一兩丈大小成團的雲，疾如奔馬般祇管在空中亂飛亂捲。正愁雨就要落下，尋不着存身之所，雲從忽又腹痛起來，見路側有一叢矮樹，便走進去方便。看見樹叢深草裏橫臥着一塊五六尺高、三丈多寬的大石，一面緊靠山岩。無心中探頭往石後一看，空隙相間處僅有尺許，那巖口高下與石相等，深纔尺許。巖頂突出向上，巖腳似有數尺方圓那麼一團黑影，望去黑沉沉的。順手拾起一個石塊往那黑影擲去，彷彿那黑影是個小洞穴，耳聽石塊穿過落地之聲。以爲縱然是個洞穴，那麼低小，也難住人。解完了手，便站起身來，剛走出樹叢外面，彈丸大的雨點已是滿空飛下。想起適纔所見那巖雖然低淺，卻正背着雨勢，可以暫避。匆匆拉了風子，攜了行囊，往大石後面跑去。且喜回身得快，身上還未十分淋溼。那雨又是斜射而下，地形也斜，雨勢雖大，連面前那塊大石都未淋溼，二人立定以後，耳聽風雨交加，樹聲如同濤鳴浪吼，估量暫時不會停止，今晚無處住宿，正在愁煩。風子又取出那面寶鏡往巖縫中亂照，碧光閃閃，黑暗中分外光明。

雲從記得這裏還有一個洞穴，隨着鏡光照處，見滿壁盡是些苔蘚佈滿，並無甚麼洞穴。祇石縫中生着一大盤古藤，從地面直盤向巖壁之上，枝葉甚是繁茂。風子正用鏡往藤上照，忽然失聲道：「這裏不是一個洞麼？」說罷，將藤掀起半邊，果然巖壁間有一個三四尺大小的洞。那盤古藤恰好將它封蔽嚴密，不揭起，再也看不出來。風子正要將那盤藤蔓折斷入內，雲從連忙攔阻道：「這盤老藤將洞口封得這樣嚴密，除了蛇蟲而外，平時絕無獸類出入。要是裏面能住人的話，留下它，我們睡起來也多一層保護。好好的多年生物，弄斷它則甚？」風子聞言，便一手持鏡，一手持鋼，挑開半邊藤蔓，側身低頭而入。起初以爲那洞穴太低，即使勉強可以住人，也直不起腰來。及至到了洞中一照，裏面竟有一兩丈寬廣，最低處也有丈許高下，足可容人。雖然磊砢不平，卻甚潔淨，並無蟲蛇潛伏形迹。忙請雲從入內，重新仔細看過。在穴口壁角間擇好了一處較平的石地，將行囊攤開，又在石壁背風處點起一支蠟。

抱膝坐談了一陣，雲從覺着口渴，取水罐一搖，卻是空的。風子便要出外取去。雲從道：「外面天黑雨大，忍耐一時吧。」風子答道：「我自己也有些口渴。反正穿的是件破舊衣服，明日到仙府時，莫非還把這骯髒的衣履都帶進去？」說罷，便將水罐拿起，一手持鏡，掀起藤蔓，走了出去。一會兒，接了有多半罐雨水進來，口中直喊好大雨，渾身業已溼透。雲從道：「叫你不要去，你偏要去，這是何苦？快把衣服換了吧。」風子道：「這雨真大。我因它是偏着下，樹葉上的雨又怕不乾淨，特意擇了一個空地，將罐放好，由它自接。我卻站在靠崖沒雨處去，並未在雨中等候，就會淋得這樣溼。」

說時，正取衣服要換，猛從藤蔓縫裏望見外面兩道黃光一閃，彷彿與那日在鴉林砦與小妖道何興對敵時所見相似，猛地心中一動。忙朝雲從一搖手，縱過去將靠壁點的那支蠟吹滅，拔出身後鐵鋼，伏身穴口，探聽外面動靜。雲從知道有警，也忙將劍出鞘，緊持手內，輕悄悄掩到穴口，從藤縫中往外一看，祇見兩三道黃光在洞口大石前面不遠盤旋飛舞。因有那塊大石擋住，時隱時現，估不出實在數目，算計來人絕不止一兩個，看神氣是在搜尋自己。情知風子適纔出外接雨，顯露了點形迹，被人發覺追來。想起那日鴉林砦劍斬何興，事出僥倖。今晚敵人不止一個，又在黑夜風雨之中，事更危險。喜得敵人尚未發現藤後藏身的洞穴，幾次黃光照向藤上，俱是一晃而過。深恐風子冒昧行事，再三附耳低囑，不俟敵人尋到面前，千萬不可動手。但盼他尋找不着，自動退去纔好。待了好一會兒，那黃光還是不退，祇管圍着石前那片矮樹叢中飛轉，起落不定。約有個把時辰過去，忽然同時落到那塊大石上面。

這時風雨已逐漸停歇，黃光斂處，現出兩老一少三個道士，俱都面朝外坐，祇能看見背

影。中坐的一個道：「我明明看見寶物放光，與雷電爭輝，絕不是同道中用的飛劍，怎麼會看不准它隱去的地方，尋了這許多時候，不見一絲蹤影？我想寶物年久通靈，既然顯露形迹，必將離土出世。這裏靠近敵人巢穴，常有敵人在空中來往，不可輕易放過，致被敵人得去。你師徒兩個可在這石上守候，留神四外動靜。那東西出現，必在黎明前後。我回洞去，做完了功課，再帶了你兩個師侄來此，大家合力尋找，好歹尋見了纔罷。等寶物到手，法術煉成，交代了許仙姑，再隨你師徒同往鴉林砦，去謀根本大計。」說罷，化道青黃光華破空飛去。

二人在藤後洞穴中一聽那道士說起鴉林砦，猛想起：「來時經過鴉林砦劍斬何興時，曾聽向義說起，那小妖道原是師徒三人。小妖道師父姓尤，在前些日帶了他一個徒弟雲遊未歸，不想卻在此處相遇。祇是先說話走去的一個妖道不知是誰？聽妖道說話神氣，分明是風子拿着寶鏡在雷雨中照路，被他發現跟來，錯當做地下蘊藏的寶物，不尋到手絕不甘休。雖然人的蹤跡未被發現，但是被這兩個妖道堵在洞內，怎生出去？此時天還未明，或者不致被他尋着。天一明後，先去妖道帶了同黨前來，那時敵人勢力越盛，更難抵敵。自己既然能夠發現這洞，遲早必被敵人搜着，如何是好？」

方在焦急無計，又聽洞外妖道師徒在那裏問答。從談話中聽出那妖道竟是峨眉派仇人，平素姦淫殘暴，無惡不作。因爲受了正派中的疾視，存身不住，路過鴉林砦，見地勢荒僻，山人愚蠢，便用妖法將山酋黑犵狫鎮住，打算役使他們，在砦中建立寺廟，以做巢穴。先立下根基，一面攝取童男童女淫樂，暗中祭鍊妖法，以備將來尋峨眉門下報仇。這次出來召集黨羽，遇見一個本門姓黎的妖道，受了一個姓許的道姑之託，在姑婆嶺後，正對凝碧崖後飛雷峰頂煉一種邪法，約他前去相助。來此多日，再有六七天，妖法便可煉成。晚間山頂眺望，忽見山下大雷雨中有一道碧光，與雷電爭輝，連連閃動，寶氣直衝霄漢，知是一件異寶。連忙趕來尋了好一會兒，也未尋見，恐爲峨眉門下路過撿了便宜。意欲天明將左近一帶全行發掘。如再尋不見，便要命同黨在當地輪流搜尋，非得到不走等語。

風子一聽，暗想：「這般耗下去，早晚必被妖道尋見。與其束手待斃，何如趁妖道同黨沒有齊集時，和他一拼，得手便逃，還有生路。以前在鴉林砦斬那小妖道時，全仗手快。這次添了一人，更須出其不意，方能成功。」主意想好，因與妖道相隔甚近，恐被察覺，便悄悄拉了雲從一下，輕輕移往洞的深處，附耳低聲一說。雲從先時膽小持重，再三囑咐風子留心謹慎。及至一聽妖道師徒之言，知道生路已絕；再一聽風子主意，雖不穩妥，除此別無法想，祇得應允。風子原恐雲從不肯行險，一聽痛快答應，立時勇氣大增。便

將那面鐵鋼斜插身後，試了一試，覺得順手。又和雲從叮囑了幾句，將寶鏡藏在洞壁角里，走向洞口聽了聽，妖道師徒還在計議鴉林砦建廟之事。便隔着藤蔓喚道：「洞外二位仙人，可容小人出見麼？」

妖道師徒正談得起勁，忽聽巖壁之內有人說話喚他們，不禁喫了一驚。立時縱下石去，回身喝問道：「你是人是怪？從速說了實話，免得真人動手！」風子答道：「小人姓商，是貴州人，自幼愛武。因在家鄉被一個惡人所逼，逃了出來。聽人說起山裏神仙甚多，想求仙人收爲徒弟，學了仙法，回家報仇。一連在山中尋了多少日，也未遇見。前兩天路經此地，看見這林內衝起一道八角形光華，照得滿山綠亮亮的。先以爲是妖怪，不敢近前。後來猜是寶貝，近前一找，卻又不見。在這裏已經隱藏了好幾天，雖看出寶貝埋藏的地方，祇是無法弄到它。幾次等它自己出來，也沒捉住。適纔睡了一覺，醒來聽見仙人在外面說話，小人自知沒福，不配得那寶貝，祇求仙人收我做個徒弟，我便將寶貝藏處說出。仙人你看好麼？」

那妖道正是向義所說的尤太真，原是越城嶺黃石洞飛叉真人黎半風的師弟。聞言貪心大熾，便命風子出去相見。風子趁勢將藤折斷，掀過一旁，出洞便向妖道跪倒行禮。妖道命他起來一看，生相雖然英武，卻不似學過道法劍術之人，適纔那一番話，已信了一多半。再一細看風子，骨格奇偉，稟賦甚厚，越更心喜。便命指出藏寶所在。風子立時改口稱了仙師，重又行了拜師之禮。又朝小妖道見了禮。起身指着妖道坐的那塊大石說道：「弟子守了好兩天，纔看出寶貝逃去時，總是在這石頭底下一晃不見。偏這石頭太重，一個人弄它不動。」妖道這時利令智昏，見風子滿臉憨厚的神氣，完全信以爲真。先指着那小妖道道：「這是你師兄甄慶。你二人站過一旁，待我行法將石移去，看看寶物在地下不曾？」說罷，便站在前，閉目合睛，口中唸唸有詞，將手一指，那重有數萬斤的一塊大石，竟自動移出數丈以外。風子原意以爲誆那妖道師徒與自己一同去推那石，自己再出其不意，照預定暗號，拔鋼將小的一個打死。同時雲從也從洞口伏處躥將出來，給那妖道一劍。不想妖道妖法厲害，不用人力，竟將那大石移開。深悔妖道閉目行法之時，沒有下手，錯過機會，正在心驚着忙。也是妖道運數將終。移去大石以後，不見寶物痕跡，以爲深藏地底，又命風子指出寶物隱迹的所在。風子隨便指了一處。妖道因這種異寶必藏在地下深處，如不先行法封鎖周圍，仍要被它遁走。便命那小妖道和風子站在身前，注視風子指的地方，自己背向山岩，盤膝坐定，二次閉目合睛，口中唸唸有詞，一手指定地面，不一會兒，便有數十道手指粗細的黑煙直往地下鑽去。

風子一見小妖道也在手指口動，暗忖：「還不下手，等待何時？」心一動念，暗把全身

力量運在右臂，將腳輕輕一移，便到了小妖道的身後。一聲乾咳，右手剛把身後鐵鐧拔出，朝小妖道頭頂打去。對面妖道忽然怪眼一睜，見風子舉鐧照小妖道頭上打去，纔知風子不懷好意。大喝一聲：「好業障！」手一指，一道黃光便飛出手去。那小妖道正在行法，猛聽一聲乾咳，腦後生風，知道有人暗算。剛要縱起，被妖道猛地一聲喝罵，以爲自己有甚麼錯處，微一疏神，略緩了緩，風子的鐵鐧業已打到，手快力猛，祇一下，便打了個腦漿迸裂，死於非命。這時風子已看見妖道察覺，黃光迎面飛來，知道不妙。驚慌忙亂中，順手抓起小妖道跌而未倒的屍身，向妖道打去，就勢腳下一墊勁，縱出去有七八丈高遠，準備迎敵。忽見對面黃光影裏，飛起一團東西，落在地上，骨碌碌往山坡下面滾去，定睛一看，妖道屍身業已栽倒。雲從也跟着縱了出來，舉劍直向那道黃光撩去。妖道一死，飛劍失了駕馭，獨自在空中旋轉，被雲從縱身一撩，噹噹兩聲，墜落地上。拾起一看，上面刻有符籙，與鴉林砦所殺小妖道何興所用相似，祇是晶光耀目，劍卻要強得多多。再一搜妖道身畔，在腰間尋着劍匣，還有一個兜囊。倉猝中也顧不得細看內中所藏何物，便將劍和兜囊交給風子帶好。匆匆入洞，取了行囊寶鏡，便要連夜避開險地。風子忙攔道：「妖道師徒雖死，還有昨晚走那妖道，更比這兩個厲害。他們能用妖法飛行，我們縱走得快些，要被他追來，仍是跑不脫。莫如趁天明還早，將妖道屍身藏過，故意做出妖道瞞心昧己，吞沒寶貝逃走的神氣，以免他跟蹤來追，豈不是好？」雲從見風子近來一天比一天聰明，簡直不似初見時憨呆光景，連聲稱讚。當下便將妖道師徒的首級和屍身擡起，扔到來時路過的深澗之中。用劍將那有血迹所在的泥土山石全都掘碎混合，又在那原放大石之處掘了一個三四尺深的坑。

一切做得差不多，看天上星色，知離天明已不甚久，纔藏好寶鏡，揹起行囊，忙着往前進發。且喜去路與妖道來路相背，無須繞道，祇盼不被他發覺追上，便不妨事。走了有個把時辰，天色漸明。二人又趕走了一程，沒見後面有甚麼動靜，才略微放了點心。因連驚帶累了大半夜，又急走了不少的山路，覺着有些力乏飢渴。再加雨後泥濘，衣服溼污，天明一看，還各濺了不少血迹。便擇了個僻靜地方，先將衣履全換了新的，舊衣履丟掉。然後各人進了些飲食，喫完，打算略微歇息再走。於是便說起剛纔鬥妖人的經過。

原來風子在洞穴時和雲從商定，祇聽風子在外咳嗽一聲，雲從便從洞中躥出下手。彼時妖道正在閉目行法，一聽咳聲有異，睜眼一看，見風子持鐧正要打他徒弟，不禁勃然大怒，大喝一聲，也不顧地下寶物，徑直放出飛劍，要取風子首級。誰知忙中有錯，他大喝一聲，反被他徒弟誤會了意，喫風子打死。妖道急怒攻心，全神注在前面仇人，卻不料後面還伏一個勁敵。雲從從後洞內一個長蛇出洞，衝將出來，原想一劍從妖道後心刺去。因見妖道黃光業已朝風子飛去，同時又見小妖道從風子身旁飛起，沒看清是風子打

出來的屍體，以爲風子沒有得手，心一驚，手便慢了些。躥出時走步太急，身子已縱離妖道身後不遠，忙將手中劍改了個推雲逐霧的招式，橫着一劍，反手腕朝妖道頭上揮去。仙傳寶劍何等鋒利，妖道剛覺腦後風生，青光一閃，未及回頭，已經身首異處。雲從一劍得手，就勢一翻左肩，朝右側一個鷂子翻身，縱向前面，劍光過處，將妖道一顆首級挑起十餘丈高下，纔行墜落地上。彼時般般都是湊巧，否則妖道事前稍有警覺，或是二人下手略慢，一個也休想活命。事後談起，雲從還自心驚，互道僥倖。因見風子要取妖道身上得來的兜囊，看看內中何物，雲從忙攔道：「此時雖然敵人未曾發覺追來，未到仙府以前，總以小心爲是。如不是你昨晚拿寶鏡照路，哪會有這大亂子？快休取出，以免生事。」風子祇得停手。

因爲仙府將要到達，有許多不要緊之物，便將兩個行囊重新收拾，把日後要用衣服另打了一個包裹，餘者雖仍帶着，準備快到時丟去。妖道那個兜囊，原塞在行囊以內，收拾時兩人都是心忙，被風子無意中掖在腰間，當時俱未覺察，便即上路。默記張三姑所說赴仙府後洞的途徑里數，算計當天日落以前，如無阻隔，便可到達仙府。

入山越深，景物越發幽靜靈奇，越上越險。二人見天色晴朗，白雲如帶，時繞山腰，左近羣山萬壑，隨時在雲中隱現。加上仙靈咫尺，多日辛苦之餘，眼看完成夙願，越前進，越興高采烈。一路無事，漸漸忘了憂危。誰知樂極生悲，禍患就在前面相俟，二人一些也不自知。經行之路是一條山樑，須要橫越過去。還未走到山樑上面，行經一片森林之內，正要穿林上去，忽聽頭頂上隱隱有破空之聲。二人擡頭從樹隙裏往上一看，日光下似見兩點淡黃星光飛過，一會兒又飛了回來，來回往復，循環不已，就圍着那山樑一帶飛繞，也不下落。二人此時見了這般異狀，如果隱身密林中不出，或者不被敵人發覺。偏偏心裏雖覺有些驚奇，腳底下仍忙着前趕，並不停歇。及至走出那片樹林，前行沒有幾步，雲從、風子猛地同時想起昨晚所遇之事，這纔疑心到那是仇敵追來，在空中尋覓自己蹤跡。連忙擇地藏身時，空中兩道黃光忽然並在一處，閃了兩閃，在左側面來路飛落下去，轉眼不見，暗幸所料不中。待有半盞茶時，見無動靜，愈發放心，便仍往前行走。剛一越過山樑，下坡之際，忽聽身後天空中又有破空之聲。回頭一望，那光越盛，又添了一道青黃色的，照二人所行方向，疾如電掣流星而來，偏偏山樑這一面盡是斜坡石地，除石縫中疏落落生着一些矮松雜草外，急切間竟尋不着藏身之所。雲從因爲隱身無地，來人從高望下，容易觀察，既逃不了來人目光，不如故作從容，相機應付。自己一慌張，豈不反露馬腳？便低聲囑咐風子裝作不知，照常趕路。風子原本沒有云從害怕，聞言答道：「是福不是禍，是禍躲不過。左右已給他看見，怕他怎的？」

正說之間，已有兩道黃光追出二人前面丈許遠近落下，現出兩個道童打扮的少年。內中一個較爲年長的，一落地便迎頭攔上來問道：「你二人往何方去？是做甚麼的？」言還未了，後面那一個已插口大喝道：「師兄，你還問甚麼？這小黑鬼身畔帶的不是尤師叔的法寶囊麼？還不捉了他去見師父？」風子先時一見兩道童攔路問話，已料來意不善，早伸手暗握昨晚所得那口寶劍的柄，準備先用話去支吾，略有不對，仍是給他來個先下手爲強。一聽身帶兜囊被後面道童看出是昨晚妖道之物，知道行藏敗露，除了一拼，無可避免。不等後面道童把話說完，暗朝雲從遞了一個眼色，也不出聲，倏地左肩一擺，甩下身背行囊，就勢左手先拔身背鐵鐧，一個箭步縱上前去，照準頭一個道童當頭就是一鐧。這回對敵的事，不比先前兩次，均出敵人之意，那道童能力又遠在鴉林砦所遇小妖道何興之上，哪裏能打得上。那道童見風子一鐧打到，口裏罵得一聲：「業障！」腳一點，往上縱起，右手掐訣，口裏唸咒，伸出左手正要往腰間寶劍拍去，飛將起來傷人。卻不料風子早打好雙料主意，左手鐧打出去，右手仍還緊握身後斜插着的劍柄。見敵人身法甚快，躲過迎頭那一鐧，忙將右手一用力，順着身後寶劍出匣之勢，身往左一側，一反腕，使了一個分花拂柳的招數，劍尖從左側下面向上撩起。跟着再變了個猿公獻果的招數，就着敵人往側縱避之勢，連肩削去。那道童萬沒料到敵人右手上還持有一柄劍，身手又是那般快法，喊聲：「不好！」連忙縮肩收臂，往後平倒，打算避過劍鋒，再放飛劍出來。祇覺右手尖一涼，右手已被風子的劍撩着一點，割落了兩個半指頭，頓時便疼痛起來。風子還待趕上前去動手，忽見黃光一閃，後面那個道童已將飛劍放出，快到頭上，不敢怠慢，忙將峨眉劍法施展出來。一個空中，一個地上，爭鬥不休。所幸敵人劍術不高，還未煉到身劍合一地步，偏巧風子昨晚又得了那口好劍，若單是那柄鐵鐧，命早完了。當下風子單和第一個道童交手，兩下動作俱都疾如飄風。

雲從見風子使眼色，知要發動，剛將劍拔出，風子已和來人交手。及至頭一個道童受傷退下，後一個道童恨得咬牙切齒，腳一站定，便將飛劍放起助戰。正遇雲從飛身趕到，迎個正着。兩上兩下，一個對一個，廝殺起來。這兩個道童出身旁門，入門不久，雖然劍術不高，卻學會了一身妖術邪法。因恨風子切骨，一見敵人不會飛劍，僅各人一道劍光，已將敵人連人帶劍絆住，正好施爲，用法術取勝。想是二人命不該絕，兩個道童剛互道得一聲：「這兩個業障可惡已極！我們用法寶法術將他們捉住，碎屍萬段，給師叔師弟們報仇！」雲從一聽，心中方在着忙，忽聽側面山坡上有一人說道：「徒兒們，不可如此。這兩個業障頗有幾分資質，如肯乖乖投降，拜在爲師門下，相隨迴轉仙門修道，我便不咎既往。否則你們可憑真實本領，將他們心服口服地擒住，帶回洞去，從重發落，與你們師叔報仇。」這幾句話一說，兩個道童便知師父起了愛才之意，暗示生擒，不準傷害。雖然懷恨不願，怎敢違拗，祇得指着二人怒罵道：「我們要殺你二業障，不費吹

灰之力。偏我師父黎真人見你二人有點資質，如肯投降，拜真人爲師，便饒你二人不死，否則仍要將你二人碎屍萬段。快快回話，以免自誤！」

雲從、風子與空中兩道黃光鬥得正酣，一聽有人發話，是那兩道童的師父。百忙中偷眼往山坡上面一看，一塊山石上還坐着一個黃衣草履的道人，頭戴九梁道冠，斜插着好幾柄小叉。怪不得適纔明明看見空中三道黃光，怎地祇有兩人落下。那道人在匆忙中看去，彷彿面相異常醜惡，說話口音正與昨晚先走那一個妖道相同。兩個徒弟已經那樣厲害，妖道本領不問可知。自己是仙人門下，怎肯屈身於左道妖邪？雲從又想起張三姑所傳仙示，雖然有險，並無大礙。在緊急之時，定和野騾嶺被萬千羣獸圍困，忽然來了救星一樣。既然妖道起了愛才之意，不準徒弟用邪法暗地傷人，正可多支持一刻，以待救星。故聞言並不搭話，祇是一味苦鬥。那風子自從這次隨雲從同赴峨眉，逐處都能以運用機智化險爲夷，偏在這時動了呆氣，聞言竟自一面動手，口中大罵道：「你兩個小太爺，俱是凝碧崖太元洞峨眉派仙長醉真人的門下，豈能做你妖道邪魔的徒弟？你們會妖法，小太爺還會仙法呢！你師徒三個快快放小太爺走路便罷，不然，少時我師父師伯叔們仙人多着呢，看你小太爺老不回去，駕雲尋來，將你們老少三個妖道捉回山去，那纔要千刀萬剮，給天下人除害呢。」

風子一面說着狂話，一面又在那裏暗打主意。他初動手時，原是劍、鋼並用。及至敵人劍光飛出，知道鐵鋼挨上去便斷，以手中所持的劍和空中飛劍相爭，即使峨眉心法也覺費力，稍一疏忽，便有性命之憂。急切間應敵還來不及，哪裏勻得出工夫再用鐵鋼？拿在手上不但無用，反倒多了一些累贅；就此扔落地上，又恐爲敵人得去可惜。正沒個主意。暗想：「自己一方祇有二人，敵人卻是三個，最厲害的一個還未動手。擒賊須要擒王，何不照顧了他？」主意打好，正值手中劍與黃光絞了兩下，照先前本該風子朝側縱開，以備緩一緩氣，敵人也指揮着黃光隨着追去，再行動手。這次風子卻拼冒奇險，不但不往側後避縱，反而出其不意，就在兩下里一格一絞之間，倏地將劍一抽，埋頭劍下，護住頭頂，用盡全身之力，腳下一墊勁，朝前面山坡妖道坐處平縱出去有十來丈遠近，真是其疾如射。腳方落地，後面道童也指揮着黃光追來。風子先不下手，一回身，先迎着敵人飛劍，又一招架格絞，二次又往回路縱去。就這一往復，業已覷好準頭，乘那間不容髮的一點空隙，猛地偏頭回身，撒手飛鋼朝妖道頭上打去。這一絕招使得也真太險，落地縱回之時，不比第一次乘人不防，又一撒手飛鋼，未免略微遲延。先聽鏘鋃一聲響過，也不知打中妖道沒有。身纔落地，還未站穩，便聽耳根有金刃劈風之聲，黃光從腦後照來，敵人飛劍距離頭頸僅祇數寸。風子喊聲：「不好！」忙舉劍尖舞起一個劍花，就地一滾，準備使一個乳貓戲蝶的解數避過。耳旁猛又聽一聲大喝：「徒兒們！」那道

童見敵人倒地，心中大喜，正要指揮劍光下落，忽聽師父喝喚，還以爲師父不準傷害敵人，劍光略停。風子已舉劍斜護面門，腳跟着地，一個鯉魚打挺，斜縱出去，躲過奇險。

原來那妖道先聽風子怒罵，已是着惱。又聽風子說起師父是醉道人，猛想起祇顧收服兩個好徒弟，忘了這裏離峨眉巢穴不遠，倘如首腦人物尋來，人被救去無妨，萬一被敵人看破機密，豈不前功盡棄，白費連日心血？偏又愛惜這兩人資質實在不差，縱不肯降順門下，生擒回去，做異日報仇煉寶時主要生魂也是妙事。方在委決不定，不想風子竟會從奇危絕險中撒手一鋼打來。妖道縱不是旁門高手，也非平常之輩，這一鋼何能打中。妖道見兩個敵人竟能在步下與飛劍相持了好一會兒，身手矯捷，疾勝猿猱，一路縱奔跳躍，兩個徒弟一點也未佔着便宜，尤以風子更爲靈活。剛贊得一聲：「峨眉劍法真是不凡，連兩個初入門的小輩已是如此。」忽見敵人縱起時猛一偏頭，手揚處打起一樣東西。妖道暗罵：「好業障！死在臨頭，還敢暗箭傷人。」將身一側，便已讓過。風子力量本大，那鋼又沉，用的更是十二成的足勁，鋼雖未打中妖道，卻打中妖道身後一根二尺粗細、七尺來高、上豐下銳的石筍上面。祇聽咔嚓一聲，火星飛濺，那根石筍齊腰折斷，倒將下來，正落在妖道的背上。妖道原是兩手交叉，箕踞而坐。鋼飛來時，知是一件尋常兵刃暗器，懶得用手去接，一時大意，隨便將身一側。卻不料身後還有這根石筍，碎石火星先飛濺了一頭，接着那大石筍倒下來把妖道後心打了一個正準。若換常人，怕不筋斷骨折，滿口噴血而死。就饒妖道一身本領法術，也因輕敵太甚，疏於防護，雖未受着重傷，也打得脊樑發燒，心裏怦怦亂跳。這一來，將妖道滿腔怒火勾動，忙怒喝道：「徒兒們！快下手將這兩個業障擒回山去祭鍊法寶，祇暫時休傷他們的性命。」活該風子命不該絕，妖道偏在此時一喊徒兒，那道童以爲不許下手傷他，略一遲延，風子已從飛劍底下逃了活命。不提。

那妖道師徒三人來歷，且在此抽空一敘。

那妖道乃是越城嶺黃石洞飛叉真人黎半風，前文業已表過。出身旁門，早年作惡無算。近數十年因受一個能人警誡，本已杜門不出。不料徒弟惹禍，新近在羅浮喫了武當派中人的大虧，又將他袒護的愛徒殺死。知道勢孤力薄，本領又不如人，本想投奔北海陷空老祖那裏，借他煉了法寶報仇。偏巧在福建武夷山頂，路遇萬妙仙姑許飛娘，說起三次峨眉鬥劍之事，內中有兩個陰人與她爲難。意欲尋一個多年不露面、不爲峨眉派中人注目的人，潛往峨眉後山，祭鍊一種邪法，以備事先將那兩個陰人引來除去。意欲煩他前往，就便約他歸入五臺一派。黎半風一問那兩個陰人，正是天狐寶相夫人的二女秦紫玲姊妹，所行的法又是先破去二女元陰。既可借此結納許飛娘和許多異派中的能手，又可

滿足色慾，還能得一件旁門異寶。當時攬了下來，接過許飛娘的寶幡靈符，傳了煉法，便悄悄帶了兩個徒弟往峨眉後山姑婆嶺飛娘所指之處進發。好在深知峨眉派素來與人爲善，不咎既往，祇要自己不露出爲仇痕跡和在外胡爲，煉法之處又深藏地底，有符封鎖，除非先知底細，絕難爲人發現。即使遇見峨眉派中人，也可和他明說自己因愛峨眉靈秀，隱居修煉，也不致受人干涉。師徒三人到了地頭，便每日天明，照傳授之法施爲起來。到底做賊膽虛，知道自己兩個新收的門徒本領不濟，不能勝瞭望之責，事雖隱祕，還恐有敵人中的高手尋來爲難。想尋一個同黨，以便自己行法時在山頂瞭望，一遇有警，一個暗號，立時可將法收起，敵人尋來也不怕，豈非萬全？叵耐自己多年不曾出世，所有當年同惡，因受各正派逼迫傷害，大都或死或逃，不通音問，急切間尋不着人。起初又忘了請飛娘代約，祇好仍命兩個徒弟勉爲其難，小心行事。

這日忽然靜極思動，到峨眉城內尋一酒家小飲，冤家路狹，下山一露面，便遇見矮叟朱梅、醉道人和元敬大師三個。心裏一慌，剛暗道一聲：「晦氣！敗了興致。」本想回山，又知這三人靈警無比，恐啓人疑，故意裝作不見，仍在城中買醉，喫了一頓堵心酒。回山時節，忽然遇見多年不見的一個小師弟，便是那姓尤的妖道。說起也因避迹多年，靜極思動，無心中在鴉林砦山民羣裏發現一個好所在，地甚隱僻，還可以役使山人建造宮觀，以爲立足之地。南疆僻遠，足可盡情快樂。已約好一個姓門的同黨，在野騾嶺煉迷魂丹，丹成便即前往赴約。此次帶了一個心愛徒弟到成都去尋工匠，路遇許飛娘，說起煉法之事，約他前來相助等語。黎半風聞言，正合心意。先還留神矮叟等人，數日不見有甚動靜，好在添了助手，可以聞警即行防備，也就略微放心。

雲從、風子避雨那一晚，山腰以上原本滿天星月，兩個妖道各帶愛徒在山頭對酌，裝那閒散逍遙神氣。忽見風子手持的寶鏡光華，上燭重霄，看出不是曾經修道人祭鍊過之物。以爲寶物出土，連忙追蹤一尋，並未尋着。黎半風忙着煉法，又不捨那寶物，防爲外人得去。貪心一萌，以爲祇此一晚無人瞭望，哪有這巧就出事？便留下妖道師徒搜尋，自己回山煉法。天明事完，趕來一看，昨晚所坐大石已經移開，巖壁間現一洞穴，妖道師徒蹤跡不見。看出那大石是本門妖法所移，起初也爲風子所佈疑陣所惑，疑心妖道師徒吞沒異寶逃走，勃然大怒，罵不絕口。偏他兩個徒弟一名晁敏，一名柏直，均甚機智。晁敏說：「尤師叔雖是多年不見，他人單勢孤，正想這裏事完，約師父同去創立基業。又說了他許多機密和鴉林砦根本之地，如若吞寶逃走，豈不怕我師徒尋去？」妖道先還不信，以爲要真是件奇珍異寶，豈還不捨一個將要創業的地方？後來柏直忽然拾着一個法寶囊，裏面裝的丹藥和一些煉而未成的法寶，認出是小妖道之物，上面還染有血迹。再把地上掘動過的地方一查看，竟無處不有血迹。先還當是遇見峨眉方面敵人，後來跟

着泥中腳印，又在附近山澗中尋着妖道師徒屍身首級一看，一個雖似飛劍所傷，而小妖道頭破腦裂，分明是尋常人用的兵器。妖道師徒怎會死在平常人手內，好生不解。因屍首未用丹藥化去，已知不是峨眉門下所爲。黎半風素來心硬，見妖道已死，所煉妖法已快完功，當地鄰近敵人巢穴，不願再去生事，也就罷了。偏兩個小妖道因既斷定那傷處是平常兵器所傷，必是山中潛伏的盜賊乘其無備下手暗害，否則何必還要移屍滅迹？而且地上現有凡人腳印，是個明證。不代報仇，說不過去，執意要去搜查。妖道到底心還惦着寶物，也未攔阻。祇囑咐不要飛離太遠，以防遇見敵人，祇可在附近尋找。如有可疑之人，急速先與自己送信，拿穩下手。囑罷，便自先回。兩個小妖道以爲常人絕不會走遠，又值雨後，一路腳印鮮明，更易查訪，一心以爲必在近處潛伏。卻沒料到風子、雲從走路本快，又是心急奔逃，早跑出老遠。那雨又祇下了半邊山，有的地方並沒點雨。兩個小妖道尋了好一會兒，忽然不見腳印。兩人一商量，便駕劍光飛身空中，盤旋下觀。尋沒多時，便發現雲從、風子二人蹤跡，回去向黎半風報信。